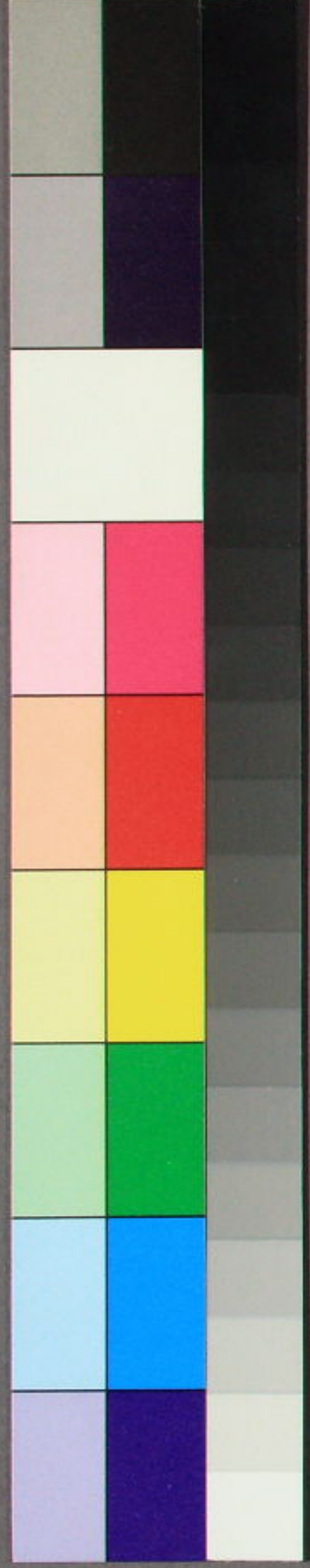


遂初堂集地

~ 16  
2337  
3





和甫  
號 2837  
卷 3-3



遂初堂先生集卷之五

序

鶴洲集序

粵在 寧陵朝羣賢蔚興世稱元祐朝廷若其毅然  
特立言人所難則惟鶴洲金公一人而已於斯時也  
鈇鉞森羅霆霹交震人皆魄奪股慄公能陽陽不撓  
之死靡悔嗚呼其烈矣哉無幾何 天日重回幽冤  
獲伸逮今六十禩之餘又 降節惠之典以褒其忠信  
乎天道之好還也公之孫開寧使君斗壁氏掇拾公  
遺稿入梓走其胤徵一語要弁其首不佞老且朽矣





管研已枯槁身能揄揚俾不朽公哉然平生仰止竊  
喜載名卷中謹閱其編公間世才也以純剛至正之  
氣發之爲文章其詩也清而圓麗而則長篇小絕各  
得體裁高韻逸響迥脫塵俗真詩家之風格也至其  
章牘則言論峻整規畫詳密出入於朱劄陸議之間  
迺若舉劾權奸尤著諍臣直氣又草兵田制具立科  
條以爲之兆倘使端委 廊廟卒究其志豈但救時  
便宐而止哉惜其爲忠不爲良也公之著述頗欠缺  
岷岡遺片僅存於火烈之後流落人間者只是殘膏  
賸馥則豈非慨也傳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

乎尚論今古斯有曠世之感九原可作非公吾誰適  
從遂掩涕而序之

閒居言志序

蓋聞居損之始主人怪明夷之行處蠱之終君子敦  
高尚之志昨非今是實未遠於迷塗樂行憂違固無  
悶於遯世是以仕止由義隱顯隨時不顧千鍾伊尹  
耕有莘而自適無違三月顏淵處陋巷而猶歡冥鴻  
一去於秦興山中之紫芝燁燁臥龍未起於漢季窓  
外之白日遲遲引古事而長吁信今日之可戒迺著  
秋水寒而蛟龍蟄北風涼而雨雪零忠言逆而朝著



空虛芝焚蕙歎善人亾而邦國殄瘁根蠹木傷歸去  
憶鱸江東掛舍人之帆飛來疑鶴穎陰空處士之廬  
老聃之紫氣西浮子將隱矣姬公之赤舄東避吾道  
非耶自惟手披百家之簡編目閱三冬之文史魚遊  
千里望北闕之青雲牛背多年歌南山之白石韓昌  
黎之屢中禮部人或謂能杜工部之忤下考功世不  
我與矧乎元嘉之政不振崔寔詎對公車紹興之治  
已非李邠無意人爵執空文取高第雖復鄉里榮之  
休上書歸弊廬未若江湖樂也笑矣齊門之操瑟歸  
歟東門之種瓜浮榮付諸公東洛謝獻玉之侶萬事

從吾好北山詠攀桂之章欹枕臥看火將爇於堂燕  
考槃永矢網不到於沙鷗謝眺之宅一區青山有約  
長當戶陳搏之睡數月朱門雖富不如貧垂釣澤中  
一絲桐江之竹種樹庭畔三逕栗里之松生涯數畝  
山田世事一場春夢于時春風無私於花柳俗塵不  
及於柴荆地偏山濛明月來照竹裏園幽境僻白雲  
畱宿簷前池邊之物色正佳身啼花落堂上之清趣  
自足酒熟茶香眉間不掛塵愁口中寧有俗語候門  
如海彼軒冕者何人雲林在庭此江山之不換陽春  
白雪不歎知音者稀野服黃冠有時乘興而往知窮



達之有命須富貴而何時獻賦蓬萊恥隨槐黃之舉  
子投身天祿不取草玄之大夫於戲豈天地虛生男  
兒伊湖山可養豪傑過前川而心樂懷程氏訪花之  
遊風舞雩而詠歸慕曾點浴沂之興然外物足移此  
志惟君子先正其心浮躁招災戒魏攸之輕淺劇談  
廢務懲方朔之談諧惟口所以起羞寧爲無口之匏  
斯言不可磨玷詎效能言之猩講學而究理欲之分  
懲忿而觀山澤之象若曾子可矣未有遺親惟君陳  
友于時亦爲政朝耕暮讀拾得案上數螢醉死夢生  
恐作世間一蠹養心養性寧自畫於中途立德立言

是不朽之盛事時清則用賓觀國世亂則懷寶迷邦  
嗟乎日暖風暄伊桃李時乎灼灼秋高霜肅惟松栢  
獨也青青當艷陽豈慕其榮在歲寒不易所操噫人  
間風雨物外烟霞手撫五絃歌成數闋歌曰溪谷透  
逆結葦屋兮朝市遼悠斲人跡兮西峙崇岑脩竹挺  
兮南瞻巨海蜃樓映兮林雨朝霽蒔白蓮兮茶烟夕  
起汲寒泉兮中有一人志可則兮樂且無殃春睡足  
兮

跋

習齋集重刊跋



吾家以文章鳴於世 高祖習齋公繼先祖陽村公而  
起以雄渾絕特之才卓立於 明宣之際于時鴻匠  
鉅公迭主詞苑而莫之或先至以吟壇老將推之所  
著曉行篇流入中華登諸詩選此偏邦詞翰家所鮮  
聞者惜乎姓諱之傳訛也公之胤石洲公哀選若干  
篇錢梓于公山厥後板本磨滅從叔鍾城公謂繼刊  
于星山亦已剗剗矣適者家季僕按節嶺南謀重刊  
用壽其傳屬不肖以繼跋余作而言曰公之文章寔  
希世之絕響流落人間者特泰山毫芒爾岷之玉麈  
之金字字可貴宐增續選廣布于世而顧余見識庸

淺未闢藩籬議論安敢到也噫世代變遷遺馥易沫  
不朽之傳恐湮滅無傳僕之重入梓圖不墜者亦可  
謂能孫矣若其文章之妙詩道之成月沙簡易之序  
已盡之小子何述焉

上樑文

井邑茅川書院上樑文

伏以學闡一貫之旨載關廣居道為百世之師式崇  
新廟祀典孔備文教普宣自夫子生于東方惟學者  
仰如北斗淵源有自接道統於兩賢體用兼該集大  
成於羣哲鑪錘後進翹龍為鱗介之尊羽翼斯文麟



鳳作乾坤之瑞以晦翁行道之志遇 寧考不世之  
知邇英之筵常卜半夜延和之劄屢進萬言蘊經綸  
於一心治期變魯扶綱常於萬古志在尊周孰意姚  
妣之方隆未免共兜之雜進猙獰撼屋惟巨棟之不  
撓濁浪滔天獨砥柱之屹立始則讒人罔極終焉 慈  
母亦疑百謫何傷遭患難而不變三黜無愠處窮阨  
而猶亨邪正進退之相仍再叨 恩遇陰陽消長之  
未已復竄蠻荒蓋坐聲名之太高以致擠陷之益甚  
舟經南海纔聽達去斯之辭禍起東窓竟舊莫須有  
之計詔致漢獄孟博就囊頭之刑行到楚山文正遭

飲藥之慘諄諄遺語猶勉聞道之要耿耿精忠不忌  
復讎之義雖凶變之倉卒益辭氣之從容泰山其頽  
士林抱安仰之痛行路亦泣邦國有殄瘁之悲逮  
朝論之再明果邦誣之昭洗直木見伐道雖屈於生  
前芳蘭遇焚名益彰於身後騎箕尾於天上正氣未  
嘗或亾譬泉水於地中精靈無往不在瞻茲受命之  
所尚有殲我之歎山慘慘而帶愁可以悽愴水咽咽  
而訴怨孰不咨嗟潮俗戀文公亦有俎豆之享岳人  
懷屈子詎無香火之祠其死也哀禮宜崇報所過者  
化士知依歸肆切尊奉之誠載創岳麓之制多士合



辭而議經之營之庶民間風而來遠者近者築高堅  
之數仞堂宇深嚴開玲瓏之八窓軒檐敞豁籩豆秩  
秩春秋儼奠祭之儀衿佩踰踰朝暮有肄業之地奚  
但奉先正牲醴之饗抑亦振後學絃誦之風薦苾芬  
之庶羞如承警誨觀輪輿之新制緬懷典型聊紆短  
章助升脩櫬

拋梁東靈隱鍾聲靜夜中喚起醒醒防外鷺湛然心  
鏡照塵空

拋梁南屹立千峯翠作嵐儼若峨冠森若戟巖巖氣  
像與天參

拋梁西海上遙岑夕日低須惜寸陰勤學道莫教荆  
棘塞山谿

拋梁北平郊細路連芳陌陽和布德自無私原草苴  
苴隨意綠

拋梁上巍巍碧宇人皆仰陰雲四廓日高懸天理昭  
昭知不爽

拋梁下青衿濟濟菁莪化席間函丈仰餘輝何況當  
年親炙者

伏願上樛之後正學復明士氣丕振尊罍展敬薦禴  
祀而罔訾章甫起欽講道學而相益功成居肆學造



升堂儒術大行變湖南於鄒魯餘化覃被甄吾東於  
洛閩

箴

無逸箴

天位孔艱萬機一日可戒非怠可畏非佚克勤則昌  
縱逸則覆一勤一逸興邦喪國嗚呼我后所其無逸  
易蠹者心難遏者欲盤遊厲堦宴安鳩毒非民攸訓  
非天攸若惟恤惟休常厥厥保厥嗚呼我后所其無逸  
在古明辟勤儉克篤殷戊寅畏姬文迪哲自度天命  
不違日昃曆年有永國安盤石嗚呼我后所其無逸

在後昏君般樂怠忽商受縱淫周幽恣虐國斬脯林  
邦崩裂帛居佚招亾前後覆轍嗚呼我后所其無逸  
逸豫之萌一心蠱蠶珍華食情珠翠悅目志蠱妖艷  
務廢狂藥此厥不戒國其旒綴嗚呼我后所其無逸  
逸豫之萌萬化螟螣管籥疾首羽旄蹙頞墨樹菜怨  
丹樓聚血此厥不戒民將填壑嗚呼我后所其無逸  
伊昔姬周元聖獻勗知民疾苦必先稼穡環圖所進  
奭篇攸述惟此二字萬世柯則嗚呼我后所其無逸

舟水圖箴

并序

臣伏以圖以舟水示戒也古者有國必有戒戒荒逸



也周王銘盤戒其溺魯廟置器戒其欲雖其命物不齊所以戒則一恭惟我 聖后嗣大曆服適纘前志惟覆隍是懼 命繪師寫舟水粧諸簇軸用代丹宸親撥序警之以五事爲治國要曰好學問曰用賢良曰納忠諫曰好聞過曰賤貨貴賢末乃舟諭君水諭臣常以遇風波覆舟楫爲戒儆惕焉危懼焉若涉淵冰迄七載猶不滿暇格韋布方寸地俾以舟水圖進警臣竊究舟水之義水至險也舟至危也當其猗風鼓海巨濤駕天以一葦凌萬頃殆已殆已用是而諭之國其違沒逆覆之懼愕乎其凜也危乎其厲也

非若漏舟可裊而缺漂船可礙而定攸濟之術舍五事何以噫詩曰汎汎楊舟緜纒維之諭臣也又曰汎彼涇舟烝徒楫之諭民也 殿下旣以君臣諭舟水臣請以君民諭舟水乃拜稽首獻箴曰

法殿窈邃宸居濇穆常目伊何縑素數幅匪漢繪屏異唐藻壁鉛成寓意巨浸懼日穉靡怒薄短蓬傾側澳潰漂析曾未逾刻其危其險可諭爲國民水君舟互相依着虐我撫我或載或覆心易於渙御難以力口甚川壅怒逾河凌岌乎臭載殆乎胥溺苟非康濟曷能奠伯若稽前舟宐戒宐則大禹猶灑盡力溝洫



粒民又邦永膺天祿 王其監茲臨兆凜若成湯若隕  
撫寬除虐拯濟塗炭黎元允殖王其監茲泣民惟慄  
夏癸滅德萬姓荼毒酒池斂怨禹祀不血 王其戒茲  
若履于薄殷受淫虐膏柱刑酷無辜顛天商祿告訖  
王其戒茲罔淫于逸相時兆民老羸填壑國勢破綻  
人心巫峽乘舟遇風詎敢小忽能近取譬一復一日  
無於水監當於民察保民之本惟王之極安民之要  
濟川之楫得賢理民 我后大業儆舟操心 我后  
家法五事之戒亦其條目王用顧畏朝省夕惕

慎乃在位箴

并序

臣拜曰都天下大器一日萬機夫以眈然之身位乎  
兆民之上代天理物則其任顧不重歟矧又天難諶  
命靡常惟常厥德保厥位厥德二三墜厥位厥位艱  
哉儘如是故臣哉鄰哉之惓惓進戒於時辟者雖已  
治己安而罔不以終始慎厥與爲保邦制治之猷其  
旨濇矣在昔重華御極濬哲文明玄德融洽至化普  
暢則巍乎渙乎無以尚矣伯禹猶以慎乃在位戒之  
夫舜之不爲怠天職曠天工禹曷嘗不知而惟其撫  
艱大之業履崇極之位責重任鉅則其所進戒者固  
如是也今我 聖明纘承靈緒日慎一日如蹈虎尾



涉春冰保厥位罔嘗則慎乃位之戒非所進而竊慕  
伯禹傲誨之義敢拜手稽首而獻箴曰  
四海至大萬機至廣眈然一身位乎其上惟常厥德  
能保厥位厥德靡常厥位以墜艱哉厥位孰與斯比  
岌如疊碁危如御朽春冰可蹈此位難守盤水可持  
此位難保凡厥有位胡不慥慥蒼蒼在上厥監孔邇  
惟德否德殃慶類至林林在下至愚而神虐我無我  
向背斯分毋持崇極自矜自肆矜肆之至崇極易圯  
毋持殷富以淫以逸淫逸之極殷富殫竭一念或怠  
其失雖微毫釐千里盛以之衰一日不謹其失雖微

漏卮滔天興以之替治亂由人不繫時勢興邦覆邦  
在敬與忽虞庭當日明良相勅惟禹一言可範百辟  
柰何世主鮮守此戒宴安息忽衷椽相繼頽昂今古  
能不歎慨猗歟 我后纘承靈緒遺大投艱責重任  
鉅自貽哲命正在今日臨深履薄曷不慎厥皇天動  
威荐降災咎嗚呼 我后惟日恐懼民水方涵君舟  
易覆嗚呼 我后惟日警惕言路成枳忠讜不聞嗚  
呼 我后開不諱門賢俊疎遯埋伏草萊嗚呼 我  
后竭誠招徠佳冶妖艷伐性利斧嗚呼 我后斥絕  
媼媼甘酒嗜音是我鳩毒嗚呼 我后罔或耽樂峻



宇雕壇殫竭民力嗚呼 我后罔或興作馳騁弋獵  
蕩人性情嗚呼 我后恆持戰兢念茲在茲日慎一  
日允執厥中惟精惟一天心可享民怨可弭否可回  
秦亂可使理以永我命長有斯位巍乎煥乎可軼三  
代臣拜獻歲載賡丹宸

銘

璣衡銘

溟滓坏堞混池磅礴玄黃關陽宗眇眇陰魄朏朏經  
緯列神機綜錯妙化芑芑脊難測乾象肆則璣衡乃  
設璿與玉形空而轄制緻而密圓其軸占度是刻窺

窻斯鑿管八尺平分天脊直跨地腹道黃赤當高中  
屹蟻磨石幹周三百機轉四隕標建二極定南北兩  
曜合璧五星聯索皆從角一日一匝或遲或速驗盈  
縮候厥升沒審厥圓缺占晦朔三辰雖邈九萬不隔  
可坐識是器是法孰矧孰察重華作考觀徐疾推步  
順逆政齊七協月正日授時治曆若合節在天不息  
在器不忒視為式嗟器之協與天而合銘以述

黃鍾銘

爾名奚黃鍾之律也爾質何嶰谷之竹也均其長九  
寸之截也審其圍九分之積也參於三損益之錯也



究於九陰陽之合也量秬黍絲毫之析也實葭灰緹  
素之器也候其氣建子之月也放其音正變之叶也  
五聲諧清濁之適也與政通合古之樂也銘諸簞我  
后之極也

欹器銘

彼欹之器枵其腹兮水貯于中在斟酌兮虛則欹戒  
褊淺者耶盈則覆懼盛滿者耶一滿一盪俱失中而  
不虛不盈方適平而予以宥坐魯廟之餽也予以反  
隅哲后之則也其欹其覆君子殆之不偏不陂君子  
貴之器不欹哉器哉器哉顧名思義戒哉戒哉吁嗟

乎器兮萬世所程乎微器之銘兮吾誰作銘乎



遂初堂先生集卷之五

遂初堂先生集卷之六

附錄

遺事

公誠孝由天其事親常以和顏愉色左右承順雞鳴而起問寢窓外夜則必待就寢而退朝夕必侍食供奉之道若將不及平日性質雖極剛嚴其在親側溫溫柔和至於婢僕下賤小無疾言忤色之相加逮其洪夫人末年公之年齡亦已晚暮膝下婉曲無異孩提小兒

公友愛篤至與諸弟相居莽蒼之地往來源源而湛



樂之暇必以道義相講言語之間或有不可於意則必正色嚴責雖至位高後不少假借而旋卽溫然解顏篤愛之融溢於言貌第三弟監司公在所後家相去宿春以不得同居每爲耿耿得其來會之期則輒欣然傾倒屈指以待如有所得

平居未明而起盥洗廟謁後退處外堂滌去冗瑣淨掃一室整襟看書精神終日朗然無一點塵累意思家甚清閒自奉甚薄至於奉先之節竭力經紀凡墓祭田土石物祭器諸件井井有條無憾於心

教子孫嚴而有法遵先府君遺規每月朔望聚諸子

姪講小學家禮及家訓勉之以事親敬長之道導之以爲學修己之要且揭學規學罰於壁以爲晨夕警勸之地

公性質介潔志槩高苦甲寅間以赴舉在京時時事大變斯文竄謫之啓幽公見世路不靖凌意廢舉不觀光而歸同室長老大爲攻斥公難於處義遂生疾恙屢歲沉淹先府君百般寬諭至治人馬勸作嶺南遊山之行及至庚申以先府君命遂更爲赴舉

年既耆艾誠孝不衰平居語及先親涕隨言零辛丑年間諸弟迭守藩任子姪競爲守宰公之供奉稍厚



對案輒垂淚不忍舉匙箸顧謂傍侍諸孫曰先人末年不能享此豐厚因嗚咽良久時公之年已踰七十自後家人諦知公意饌品諸節極爲斟酌節損使不至傷懷之境甲辰年間公七十四歲姪子瑒往拜公泫然曰吾自今年筋力不逮遂廢祠謁生不如死涕流無從掩抑不成聲

公聰明絕人識見明透弱冠已淹貫經傳諸子百家無不通解又於文字章句之外別有用力處潛心研究接躋奧旨深有所得雖不以道學自處其日用應接之間自有所昭合於義理者

公於經傳及性理書積有工夫而至於義易則積工尤多然平居一言不及於易且末年以後神精消鑠不省目前酬應而兒孫讀經傳於臥側少有字句諍釋之差錯者則凜綴之中猶每每記得而提授焉少時嘗入科場遇宿構掩卷不見遂曳白而幽傍人力勸改作以呈公笑曰朝家所以設場者欲試士子當日之才也跡涉一毫欺君則何必牽於得失而不避其嫌耶他日試藝不患無地何用汲汲於今日場屋自欺吾心強其所不能耶

清白一節終始不渝無一物苟求於人無一事苟營



於家其於一切世味淡泊清高不好聲色不畜姬侍  
不爲皎厲崖異之行不爲媿媿歇歇之態襟懷灑落  
瑩然無累至於世俗利害得喪富貴榮華不以經心  
冲澹自遣不知老之將至

素性激切高直凡於古人善惡之蹟倍切激仰末年  
授諸孫蒙學至古之忠臣烈士殺身成仁處則掩抑  
嗚咽不能成其授音亂臣賊子奸回掩蔽處則激慨  
憤鬱不欲登諸口吻往往中途而廢其口授使受於  
他人丙午春間易簣前數月疾勢沉淹神精若存若  
無語音亦不分明侍病者欲撥精神諸節則必使學

童誦三學士傳公每每悲涕嗚咽惻怛激感之意自  
露於奄奄中

公自持雖十分清嚴剛烈待人則甚寬恕和平不言  
人之過不責備於人聞人善行則推獎不已其有不  
是則少無容恕然必諄諄誨責使之自覺而自改以  
是之故人必敬憚亦不願尤

性好恬靜不喜與人交遊平生足跡不入於官府雖  
地主有來見者待之極其尊敬而不爲往謝中年地  
主一人交契最厚猶不一番往見於鈴閣及其遞歸  
以一壺酒餞別於郡城東門而止至於親舊家亦不



頰頰茶尋閉門卻掃惟以圖書書籍自娛且於庭除  
手植花卉日吟哦其間時以藜杖芒鞋逍遙於阡陌  
與田翁野老談話桑麻以取自適而已  
雅尚儉素不好芬華衣取禦寒食求免飢朝晡盤樸  
止於數器而不設厚味所處之室薄衾蒲席外無一  
雜物易箒之時只有一弊笥一木櫃弊笥之內只是  
平日所着數襲衣而已木櫃之內只是平日所閱書  
籍封而已

嘗以遂初二字扁諸所居室其與人書曰僕性迂且  
戇不能俯仰於人自知與世不合無一毫翱翔之望  
凌科初志不過掛名於紅紙上今則志願已畢永作  
江湖上一漁父青蓑綠笠閒釣前江魚而已  
平日酒量甚寬未嘗少及於亂自壬寅以後頗爲沉  
冥或有終日醕酌時此則雖自處以忘世至於憂  
國忱誠有不能自掩者

仲弟恭贊公按節關西時江界士人懷其遺惠立生  
祠繪像公貽書使之送褊裨毀祠撤像此公所以推  
謙德於同氣之間要避其聲譽也

日記

丙子九月翰苑完薦首薦權休末薦趙秦一應講關



文下來

十月二十三日 引見時左相尹趾善啓曰即今翰苑只有左右史預備未備連以兼春秋代察事甚苟艱新薦之人時在鄉家屢度催促不即上來應講殊甚駭然矣 上曰新薦爲誰左相曰首薦即權忬而屢度催促無意上來自前新進之如是怠慢者有拿推警責之事敢此仰達 上曰拿推可也

同月二十九日拿推羅將來

十月晦日發行十一月初六日就理當日坐原情云云矣身家有老父老母俱以七耄之年疾病沉篤坐

臥須人藥餌扶護僅延時月矣身雖有三弟俱糜職事在家日少家居養老者只有矣身一人是白齊軍保諸役亦有三子一丁之例則願爲侍丁之于終養病親是白乎林况以己巳榜中人負犯且重自分沒齒田畝不敢滓穢於 朝班是白如乎今此史局之薦出於夢寐之外罪累賤品驚惶罔措以公議則不可冒恥而苟進以私情則不忍捨親而就仕終不免違傲之歸逋慢之罪固所難逃是白齊 傳旨內辭緣惶恐遲晚

初七日坐照律翰林被薦之後無意上來新進怠慢



之習罪咎五十收贖解見任別敘私罪啓功減一等  
初九日政府合坐又不應講夕就理

十一日坐原情矣身情勢之闕迫負犯之深重已悉  
於日昨供辭中竊想 聖明亦已俯燭是白乎於臣  
子分義非不知累違 朝令之極爲惶悚是白乎矣  
固滯之性執迷難變負累之蹤不敢冒進亦涉逋慢  
罪固甘心是白齊 傳旨內辭緣惶恐遲晚照律蒙  
放

十八日合坐又不應講

十九日曉就理當日開坐原情矣身情勢已暴於前

後供辭中而辭不達意未蒙 矜察身鳥之情萬分

闕迫 孝理之下冒死復籲是白去乎矣身家有病

親長委枕席坐臥轉側一須於人顧瞻西日餘輝無

幾人子情理不忍遠離乞身終養實是矣身之至願

雖被重誅凌不可抑情而就仕是白乎等以屢違

朝令之罪乃所自取 傳旨內辭緣惶恐遲晚照律

蒙放

己卯四月初十日 引見時左相崔錫鼎啓曰前說

書權忤曾被翰薦而因其遭喪未卽應講矣聞去月

已爲闕服自藝文館催督應講而無意上來云翰苑



雖是清選微末新進之人何敢違拒至此乎斯速上來應講事 分付何如 上曰權忤曾以不應講有禁推之事矣速爲應講事分付可也事 傳教教是置傳教內辭意被薦人所居韓山郡良中急急知委使之斯速上來以爲應講之地

四月二十九日 引見時左相啓曰前說書權忤以不應翰薦之講頃於 筵中陳達有斯速上來應講之 教矣既有 朝令之後所當卽爲上來卽今聞牢拒不來終無赴 命之意云雖未知疾病事故之如何而微末之臣終始違通殊甚駭然宐有論罰之舉

而從前屢度就理每施此罰似不可無 處分之道矣右相李世白曰目前每每違 命今又無意上來以事體言之則爲先拿推隨後 處分似爲得當兩聞其有老病偏母有難遠離曾前已經拿推遠在鄉曲今又被拿其在私情有所甚切者削職亦有近例未知何如 上曰拿推之後終始違拒則當有處分爲先拿推可也

五月初三日聞有拿 命發行初十日入京就理十三日坐納供云云矣身曾在丙子年間以翰苑應講事屢度催督爲白乎矣家有病親未由供職情勢



悶迫至於三次就拿是白如乎 聖恩天大曲察微  
衷違 命之罪止於削罷歸見病父聚首感戴而積  
惡在躬未獲神祐曾未數月奄遭終天之痛三載茹  
毒五內糜爛孤露餘生無意人世幸有老母相依爲  
命烏鳥之情尤倍於疇昔况於矣母今年七十有三  
所患宿症日漸沉痾長委枕衽轉側須人苟不調適  
樂物左右扶養則無以延朝夕奄奄之命 孝理之  
下惟願刊名仕籍更不檢舉任循私情救護母病是  
白去乎今此催督應講之日非不知久違 聖教之  
極爲惶悚而人子情理不忍遠離 朝令之下未免

違拒逋慢之罪乃所自取 傳旨內辭緣惶恐遲晚

照律蒙放

十九日又就理

二十二日坐納拱云云矣身悶迫情由猥陳於日昨  
供辭中爲白如乎議讞既上重誅是甘而原贖之  
命曲於格外私心震駭繼之以惶悶不得不畢暴危  
懇更籲於閔下之天爲白置矣身自鄉就途時病母  
臥床一息如縷轉輾沉痾以藥爲命辭別之際矣母  
臨戒曰汝朝出晚來尚不堪倚門之望况京師五日  
之地乎吾病朝夕未可保須早早蒙放促裝歸吾將



屈指以俟是如爲白臥乎所人子情理未忍復訣而  
嚴旨既降不可少留曠違親側幾浹數旬每想臨  
別之語方寸輒亂此分不喻憂病一念長繫胷臆鄉  
使急到則膽先掉家札遙傳則手先戰矣身情事其  
亦憾矣况於父在世時遵父之教誓乞終養今若  
不顧病母之在堂而遽變前志則忘父忘母罪莫大  
焉雖被重律凌不可離親而遠仕是白乎等以今於  
史局之講終不免坐違 朝命逋蹇之罪實無所逃  
傳旨內辭緣惶恐遲晚照律蒙放

辛巳二月初五日 引見時左相李世白啓曰頃者

爲慮翰苑之積滯朴弼明等諸史官之徑出六品蓋  
爲新薦之地矣聞權忭被薦之後終不應講故館規  
亦有所碍不得新薦云似當有變通之道故敢達矣  
上曰權忭再度就理而終不應講矣左相曰權忭  
自本館累度催促而不爲上來固當請拿而第其不  
仕非爲厭避史職自出身以後絕意仕宦自不無所  
執云一向強迫每請拿推事體亦涉未安且如此之  
人自前或有變通之例云權忭以他歧陞出六品後  
速令新薦爲當諸議亦皆如此矣 上曰每每拿推  
徒傷事體權忭依所達變通陞出六品使之新薦可



也十一日正言李東彥啓略曰人臣之出身事君風節爲重士夫之處世砥行名義爲大頃在己巳年當坤殿位傾之日舉國臣民雖婦孺之賤莫不奔號痛泣而其時增廣文科殿試入場諸人豈不無兼爨之天特以牽於榮利撓於禍福恬然赴試略不爲憾聚首大庭操弄觚墨分占各次揚揚應榜溢目榮輝全忘母事之義貽取宦祿任他唾罵之譏搢紳之羞莫大於此其在清朝廷礪一世之道宐有澄汰之舉請己巳增廣文科殿試入場諸人並命削去仕版

四月初二日正言柳泰明啓曰臣以己巳增廣殿試入場諸人削版事有所連啓矣今聞物議皆以爲權忤則其後自處誠可尚而不可罪混請刊削有乖激揚之道臣之論事混圖之失於此著矣臣何敢晏然於臺次乎請命遞斥臣職

答曰勿辯

同日院前啓本院以己巳文科殿試入場諸人削版事閱月爭執而俞音尚闕臣不勝訝惑也夫士子立身風節爲重人主礪世名教是尚今此諸人所坐關係名義澄汰之計實是一國之公誦而前後



聖旨庇護太過其為諸臣地則至矣獨不念名教之重乎諸人之初赴大庭恬不知感者既是臣子之所不忍而汲汲應榜有若平常無事義理晦塞莫此為甚而况身為首榜規避疏舉處義無狀實倍他人一併刊去在所不已而今過一紀尚不論劾厭然掩置榮顯自若全昧引罪自處之義措紳之羞至此而極矣其中權忤一人即初雖入場旋則悔恨終不應榜十年自廢其所善補有足可尚惜乎一榜諸人不見此大義而終不免為權忤之罪人也其在激揚之道宜有區別之舉請權忤外自壯元李師尚以下並

命削去仕版

答曰不允

初三日正言李東彥啓曰己巳殿試入場人削版之啓關係甚重宜不可以臣已遞之故輕加刪削隨自低仰而文字稍緊則間多刊拔語辭頗稜則或至全削此臣之所未解也云云臣之難冒之勢既非一二而又伏見同僚以權忤事引避之語則其所謂論事混圖之失臣實為首以此以彼俱不可洩忍復玷於諫列請遞斥臣職

答曰勿辭退待物論



丙申八月初九日修撰朴師益疏略曰司諫權忭引義自廢一生恬退其高風清節有足以聳動乎當世者是宜別加崇褒以警衰俗焉

答曰權忭崇褒等語儘好予當留意

十月初五日持平李挺周疏曰李塾之歷抵禁門之不閉衆證俱備十日難掩終莫逃於查問之下而已過四五年之後庇護之徒乘時闖發欲翻獄案其教誘之迹經營之狀誠極巧密尤可痛者構罪權鷹事也鷹目見闕門之洞開不勝駭然乃欲自此廢舉深言於儕友之間終至於置對之境在渠雖甚不幸亦

不得不據實仰陳而怒其詞直銜之次骨勒成罪案拷掠狼藉噫鷹卽司諫權忭之子也權忭之苦心清節素爲一世之所歎服固當十世宥之鷹之才華志行亦士類之所推許其廢科一節亦可謂無忝所生雖或真有過失在 朝家待士子之道宜不可輕施刑杖况其目覩而言之從實而對之有何可怒可惡之事而忍加刑杖如報私讎乎當鷹受刑之時舉世莫不憤惋盡傷士子之無罪被訊雖以大臣劄見之亦可知矣構捏成罪勒加徒配之律雖因疏凌旋得放釋亦未嘗申暴其冤狀則或恐 殿下未能詳案



其事實伏願 聖明照燭焉

答曰權鷹之父卽權忭云此人之苦心清節予亦嘉之  
豈權忭之子甘心欺君耶可知其宛矣特命敘用  
乙巳五月十六日畫講時侍讀官李箕鎮啓曰臣有  
區區所懷敢達矣前副提學權忭己巳年登科之後  
引義自廢今幾四十年而足不出世路頭不着紗帽  
年亦望八豈非可貴乎其恬退有異於宦成名立知  
足知止之類實有關於名義風教者矣 朝家扶名  
節敦風化之道不可無褒賞之典矣曾於 肅廟朝  
至以苦心清節特蒙 恩褒又因其子鷹之意外罹

罪 聖教以爲權忭之子豈有甘心欺君之理乎

聖褒之隆重如此而其時所蒙 特資之後尚無陞  
品之事矣 上曰其年幾何李箕鎮曰不能的記而  
似是辛卯生蓋已近八十矣 上曰每於政目得見  
其姓名而不識其人今聞儒臣所達 肅廟朝 恩  
褒旣如彼年又近八十二云特爲加資可也

二十日政拜兵曹參判

二十五日備局 引見時左相閔鎮遠啓曰頃者優  
老之典權忭見漏矣今爲加資臣等欽仰 聖德感  
歎不已權忭爲己巳年增廣及第矣 殿試時 國



有大舉措而身在场屋不知其故放榜之後下鄉往見其妻父文兵使蘇斗山斗山責之曰此何時世而君今赴舉登第耶忭以爲吾入場屋時全然不知其有此事矣今乃至此悔之無及終身自廢則可以補過耶仍不出自己已至于今不着紗帽云其操心之牢確實爲歎服今之加資豈但以年八十例爲之乎上曰加資何資乎左相曰通政矣今加嘉善更無加資之事矣上曰儒臣之奏猶未詳知其事狀今聞大臣之言極以爲嘉矣

二十六日藥房入診時左相曰昨日筵中以權忭

事有所仰遠退出後得聞其一家之言則己巳殿試後國有變故故不爲應榜而歸因不出世云矣前日所達不無差爽故更爲仰陳矣上曰亦不取紅牌乎左相曰館主人持去給之云矣上曰然矣丙午九月二十五日晝講時副修撰金龍慶啓曰贈判書臣權忭己巳登第後引義自廢終不應榜歸臥鄉廬杜門屏蟄甲戌以後除旨絡續一未赴名前後國哀奔哭之外三十餘年之間足跡不及於京輦其堅確之守清高之操終始如一日往往肅廟朝儒臣疏請褒崇聖教教以此人之苦心清



節予亦嘉之華袞一字之褒已極優渥且其子膺壬辰科獄橫罹文網而肅廟又教曰豈以權忤之子甘心欺君耶仍命特敘膺繼有權忤加資之命聖考所以褒獎節義激礪頹俗之舉可以聳動一世矣昨年夏儒臣於筵席備陳其樹立大臣繼又詳陳其事實自上特命加資前後辭疏批旨極其隆重及其疾亟優賜藥物訃聞之日卽下哀綸令本道優給喪葬諸需仍命該曹變品贈職聖上前後恩典可謂幽尋常萬萬矣在前如此節行卓異之人自上特命贈職則賜諡一節亦多

次第舉行而雖以先朝古事言之金德誠趙錫胤辛應時俞棨鄭弘溟等諸臣皆未經正一品職而因筵臣陳白特蒙易名之典卽今本館連有諸臣議諡之舉若命一體舉行則尤有光於褒崇節義之盛德下詢于入侍諸臣而處之何如上曰禮判之意何如沈宅賢曰權忤之引義自廢方之古人亦無愧矣固守東岡終不赴名清苦志操足礪一世也大凡議諡之規曾經正卿者乃可請諡從二品則不得依例請諡而權忤則自上既已特許贈職矣贈職後賜諡亦有前例宜施節惠之典而係是



恩典惟在 聖上之處分矣特進官李裕民曰權休  
之苦心清節孰不欽艷儒臣及禮判所達之言皆好  
矣承旨趙命臣曰權休之清操苦節非但一世之所  
欽歎 先朝既垂華袞之褒 聖上又加 贈爵之  
恩如此之人豈可無易名之典耶頃者湖中儒生相  
率拜章請配於其地書院而方有書院請建疏勿捧  
之 教故臣等不敢捧入矣其後承宣陳達於 筵  
中則自 上以姑未經葬事涉徑速為 教而其時  
亦已過葬而承宣未及仰覆矣今者儒臣所達實出  
公誦 朝家別用節惠之典必施於如此之人然後

可以聳動一世特 允所請似好矣 上曰金德誠  
諸人皆以從二品因兵 贈職而 賜諡耶金龍慶  
曰皆以 贈職 賜諡矣 上曰權休之志操既有  
先朝之嘉獎予之因筵臣奏達特為加資死後亦  
為贈職者蓋遵 先朝褒賞之意也其在風動一世  
之道豈慳易名之典於斯人耶既有前例特為賜諡  
可也後領府事李宐顯撰諡狀辛酉八月太常議諡  
以文貞 批下 勤學好問曰文  
清白守節曰貞

丙午五月公捐館韓山章甫即有俎豆之議而以未  
經葬月姑為遲滯洪山儒生鄭鉞李朝泌等發通于



韓略曰惟我遂初堂先生權公以純粹溫潤之姿兼  
文行節義之高扶持世道紀綱倫常者一國所欽慕  
者也若其己已以後名節之巍卓所以聳一時之瞻  
仰樹百代之風聲焉敢誣也今則哲人其萎風儀永  
闕有斐君子終不可諉兮貴鄉乃是先生杖屨之地  
儀形警咳遺跡宛然冰清玉潔徽音未沫惟願僉尊  
云云韓山士人進士李龜濂等亦發通略曰惟我遂  
初堂權先生春風氣像秋月精神踐履既爲樹立斯  
卓扶世教而明倫凜烈其義遂初服而樂道高尚其  
志出天孝友人所敬服傳家清儉世所罕比自己已

三十餘年自廢謝軒冕之榮處江湖一區之園所操  
勵冰玉之潔清風高節屢被 兩朝之 宸章德行  
文章允爲一世之宗師云云林川儒生趙日瑞亦來  
會合議以同年八月日上京陳疏連呈政院時政院  
以凡係書院疏章有勿捧之 教不得捧入承旨慶  
聖會啓曰湖西儒生數百人以前大司憲權竹文獻  
書院配享事連日來呈一疏 嚴命之下不敢捧入  
之意敢稟 上曰此事諸生不可不一番來請而葬  
月未過似爲急迫出給可也

同年九月日 上因故司諫朴紹書院事乃記省曰



權忭院享事涉太速故姑不許施為 教

同月日 筵中議 贈諡時承旨趙命臣曰頃者湖中儒生相率拜章請配其地書院承旨稟於 筵中自 上以始未經葬事涉徑速為 教其時已為過葬而承宣未及詳達矣

同年十月日湖西儒生宋善涵等更為陳疏入啓 答曰權忭之志槩予豈不知而書院合配當審重故也

丁未正月湖西列邑儒生發通館學六月泮儒朴昌徵等數百人封疏呈政院政院以次對重複未違捧

入一夜間局面忽改 朝廷多事諸生遂退歸

己酉十月日左道儒生會黔潭發文通告道內欲為趁明春夏請之計又竹林儒林發通期以及時建請以 邦禁未果

辛酉八月十一日大臣備局堂上 引見時領議政金在魯所啓故大司憲權忭文學出衆至其引義自廢大有補於扶樹風教非但恬退一節而已 朝家別為 褒贈且 命賜諡故其家今將延諡其在樹風教礪世道之道宜收用其子俾舉重禮矣 上曰其子有之乎在魯曰權膺方在云 上曰權膺之名



予聞之久矣必已年老矣所達誠然依爲之

遂初堂先生集卷之六

遂初堂先生集卷之七

附錄

行狀

公諱朴字怡叔籍安東東方族氏之盛莫如我權自  
始祖太師諱幸後纓簪相承菊齋諱溥一家九封君  
德業勳名前古罕比陽村諱近理學文章爲世所宗  
高祖諱肇禮曹參議號習齋以詩文鳴 國家盛有  
文集行于世曾祖諱勣縣監 贈承政院左承旨祖  
諱佺不仕有隱德 贈戶曹判書出後於仲父諱幹  
宗簿寺主簿 贈吏曹參判號草樓子考諱讓司憲



府執義恬退屢徵不起 朝廷嘉其義 贈承政院  
都承旨後以子貴加 贈吏曹判書妣 贈貞夫人  
南陽洪氏諱思道之女以崇禎辛卯六月生公幼有  
異質聰慧絕倫不煩課讀而學業日進占聯屬對語  
輒驚人未弱冠已發解華聞藹蔚見世道日隘殊無  
意榮名以病廢舉者亦有年辛酉中司馬兩試已巳  
闡文科時羣壬柄國 國事罔極 庭對前一日 賓  
廳有會議之舉 筵席語秘莫知其事端公循例應  
試及出場始聞有 瑤華之變雖悔恨已無及矣遂  
不應榜退歸鄉里杜門屏迹逮甲戌變化之初 長

秋既復羣彥彙進公則自處以負累之臣蟄伏田廬  
無意世路丙子夏拜侍講院說書公乃執前見引咎  
陳疏略曰泥塗臣隸粗習觚墨之藝曾在己巳濫竊  
科第庭 對前一日即 賓廳會議之時也其日有內  
官拿獄之 命中外洵洵皆以為今日之議為 中  
宮事而會議諸臣日暮始退 筵說秘而不傳如臣  
鄉曲疎遠者攀問無階翌曉循例應試而出始聞有  
坤宮廢黜之 命於斯時也乾坤震蕩日月晦蝕  
婦孺輿僮之賤亦莫不號泣於市道則揚揚 殿庭  
自以策名為榮者雖非臣素志而事出倉卒遂隊而



入初不能詣車自廢以伸臣子之分義又不能叫閣  
力爭庶幾 天心之一悟不忠之罪尚何逃哉自是  
臣撫躬訟過中夜亦惕對人駢顏不敢與凡夫齒自  
分永辭 朝端遠屏荒野執耒以沒世冀或少謝前  
譽若其洗幽重巖復立於士君子之列非臣所圖也  
且伏念 國運不幸世道晦昏彝倫斁喪士氣沮鑠  
扶植綱常誠今日第一先務則懲礪之典當自臣始  
而不惟不加之罪乃反寵之以華貫臺端執法之臣  
亦無駁正之論其何以服人心而勸一世乎又曰臣  
之父母俱以衰齡疾病沉篤委頓綿綴轉側須人奄

奄有難保之勢人子情理豈忍暫離臣有三弟俱忝  
科第奔走供職在家日少家居養老只有臣一人竊  
附於古人爲親乞身之義以爲終養之計伏乞 殿  
下俯察微臣烏身之情特用 國典侍丁之例許臣  
終養救護病親云云再疏遞冬入史薦公引前答不  
應講三就理竟奪告歸丁丑春丁外艱泣血致哀歛  
殯葬祭克盡其誠禮無一毫不悖於心服闋自藝苑  
督應講公又再就理終不變所守翌年春大臣 筵  
白曰權忤之不仕非厭避史職出身以後絕意仕宦  
自不無所執不可一向拿推請依前例變通陞六後



速令新薦 上可其奏卽付司果遷騎省郎時臺臣  
以己巳增廣一榜諸人削版事有所論啓而以公則  
初雖入場旋卽悔恨終不應榜十年自廢其所善補  
有足可尚其在激揚之道宐有區別之舉請權忤外  
壯元以下並削版壬午四月拜正言公又引前咎陳  
疏略曰滓穢賤臣素昧名義曾在己巳年間猥忝科  
第急於進取澆恣赴試終未免爲黜倫敗教之一罪  
人縮伏田里惟埃清議之澄汰者已有年所往歲諫  
院之啓揚名教伸輿論辭嚴而義正其曰初赴 大  
庭恬不知感者寔爲臣斷案其日操觚分占臣與同

榜諸臣少無異同而臺章之末梢區別誠非始慮之  
所及云云再疏遞八月拜持平又辭遞甲申春遭內  
艱公以衰暮之年執喪愈篤晨夕哭泣不以疾病而  
少懈旣吉入玉堂丁亥拜修撰自是至丙申十年之  
間 除命絡續於玉署則爲副修撰者十爲修撰者  
二爲校理者四爲副校理應教副應教者一於 春坊  
則爲文學輔德者一於薇垣則爲司諫者七於栢府  
則爲持平掌令者一爲執義者六常兼帶三字銜前  
後 除拜終力辭一不應 命然以是恆蹙蹙不自  
安丙申春朝著不靖科獄翻案不肖孤以不慎樞機



重扞世綱方就拿公戒之曰天日在上豈可畏衆怒而欺罔 君父耶以直陳得罪雖死何恨公以直道目守不爲撓奪於死生禍福之際而不肖孤卒以直伸得無事生還其亦有藉於承訓矣居無何修撰朴師益陳所懷疏疏末攙及公其略曰司諫權忭引義自廢一生恬退其高風清節有足以聳動當世宜加崇褒以警衰俗 上答曰權忭崇褒事儘好予當留意持平李挺周又陳疏訟不肖所遭之冤枉至引公爲言曰鷹卽司諫權忭之子權忭之苦心清節爲一世所歎服固當十世宥之 上又答曰權鷹父卽權忭

云此人苦心清節予亦嘉之豈權忭之子甘心欺君耶可知其冤矣冬十月自 上特拜工曹參議公卽陳疏辭謝略曰顧臣滓穢之賤素乏介潔之操早抱痼疾不堪從宦永謝世塗退蟄邱園者不過爲居靜養病之地也而况爲臣無狀未赴 君父之疾教子不謹妄觸時人之諱臣杜門省愆求死不得迺者適因臺章 荐降溫音 予嘉之諭驚動瞻聆特敘之命亦及豚犬父子感泣酬報無路北望頌祝只自叩首而已丁酉春 上幸溫泉公祇拜 聖駕於天安地隨駕至溫宮承 候後退歸秋拜司諫院大司



諫聞 上引接大僚有非常之 教公即據經陳疏  
其槩曰臣竊伏念父子天屬也 儲貳邦本也粵自  
家天下以來未嘗不立儲嗣承宗祧繫天下萬國之  
心苟或反是亂亾立至晉與秦皆前轍也今我 王  
世子仁孝恭儉幽自天賦動靜云為悉合準繩我  
宗社無疆之休實基於 貳宮邸下而今忽有變通  
之 教不幾於一言而喪邦乎然未稍備忘有許聽  
政之 教此 殿下不遠而復也誠能堅持此心無  
或撓改則日月之更孰不欽仰哉 上下批曰省疏  
具悉今茲進言出於憂愛之忱可不畱心焉戊戌二

月拜弘文館副提學己亥二月拜吏曹祭議皆辭以  
疾庚子六月 肅廟昇遐公強疾赴 因山甲辰秋  
拜承政院同副承旨又疾辭公素患風懿之症添劇  
於寒暑節換之際幾危僅甦適於是時 先王賓天  
之報至公乃昇疾詣縣門伸哀冬又拜同副承旨復  
陳疏前後辭本未及上徽而 朝家適有事以在外  
遽乙巳夏儒臣李箕鎮啓曰前副提學權怵己巳登  
科後引義自處今幾四十餘年而足不出世路年亦  
望八豈非可貴乎其恬退有異於宦成名遂知足知  
止之人實有關於名義風教在 朝家扶名節敦風



化之道不可無褒賞之典而曾在 肅廟朝至以苦心清節特蒙恩褒矣 上曰每於政目得見姓名不識其人今聞儒臣所達 肅廟朝恩褒如彼年又近八十云特爲加資可也左相閔鎮遠又於 筵席奏曰頃者優老之典權忤見漏矣今有加資之 命臣等欽仰 盛德感歎不已忤自己巳登第後杜門自廢終身不仕其所操之牢確誠爲可尚今之加資豈但以年八十例爲之耶仍陳公本末甚詳 上曰向於儒臣之奏猶未詳知今聞大臣之言極爲嘉矣卽拜兵曹叅判公又引疾乞免辭疏始徹於變通遞職

之後 批曰今茲陞擢公議攸同予意非偶頃聞大臣之言深歎卿勁直自守之志矣卿之去就豈與山林之士有異而其所自劃乃所以明心節 先朝除旨之下亦不應 命則予雖涼德豈可奪卿一生所守之心而抑有一言者卿既出身前後歷職其果幾許耶如斯而雖欲自劃焉可得乎今之所帶不過軍銜未及衰暮之前一番登朝則他日歸拜 兩朝也卿亦有達以卿之心何不諒此非欲致面諭之語也一見卿面從卿所守之志意也卿須體諒卽其上來又再辭不赴陳疏乞遞以勤 聖學堅 聖志恢言路



正官方等語略陳於疏末 批曰昨者之批已諗予  
意予雖諒德豈不能伸一卿之心礪百世之名節乎  
以軍銜欲致者可見予意疏末陳戒之言誠甚切至  
濶用感歎可不體念焉卿其宐遵前旨俟間上來秋  
拜漢城府右尹兼弘文館提學上辭疏 批曰卿之  
所守之志予已知之故向於疏批已諗矣况卿自  
先朝已爲不仕而所執者義則既知其不仕一向強  
迫有非禮待之道亦不免於文具方以誠意勸勵臣  
僚而豈不伸卿之志耶所辭館閣之職特爲許遞而  
至於京兆佐貳文蔭通擬卿何過辭焉冬拜禮曹

叅判病甚不能拜辭疏以奴名狀呈遞丙午春公病  
轉劇大臣白其狀 上特命賜藥物夏四月拜司憲  
府大司憲掖隸資節扇來宣 賜亦異數也公病不  
能祇受竟於五月十四日易箆于正寢壽七十六訃  
未及聞 上適覽銓曹望單震悼仍下 哀綸曰知  
所守之難變雖未能強迫其志槩心嘗歎矣再昨見  
刑判之疏知病勢之未瘳今觀憲長望單以卒逝懸  
註矣傷惻曷諭致賻等事卽爲舉行喪葬等需亦令  
本道各別顧助而又令銓曹變品贈職以示予意是  
日特令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



府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成均館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 世子左賓客其後儒臣金龍慶又以公節行之卓異陳白於 筵中請依趙錫胤辛應時俞榮鄭弘溟諸臣例特 賜易名之典入侍諸臣合辭請褒無異議 上曰權竹之志操既有 先朝之褒獎予之因筵臣陳達特爲加資死後亦爲贈職者蓋遵 先朝褒尚之意也其在風動一世之道豈慳易名之典於斯人耶既有前例特爲贈諡可也又遣禮官依例致祭嗚呼 聖朝隱卒之典至矣是年七月十七日以山運不吉權窆于舒川治

東金丹里負艮之原去先塋僅一帙地也遠近士民趨風慕義者爭來執紼奔走於道路咸咨嗟流涕曰賢大夫亾矣嗚呼痛哉配晉州蘇氏監司諱斗山之女資性溫柔儀度端雅奉舅姑以孝事夫子以德待宗族接賓客咸得其歡心喜施與恤窮獨無所恠惜內外交稱譽無虛口生於庚寅十一月十三日卒於丁丑四月初三日享年四十八 贈秩視公封貞夫人生三男一女男長卽不肖孤膺縣監次暘早夭次耆叅奉女適尹東衡文科縣監繼配貞夫人完山李氏進士諱聖元之女舉一男二女男鬻女長適元景



淳次適李奎恆磨娶郡守金壽賓女生三男五女男  
曰擢擴攝女適尹尚遜次金漢吉次李思質次金恆  
魯季未行者娶縣監金盛道女生三男一女男曰楨  
餘幼鬻娶洗馬李顯應女尹東衡生二男三女男光  
攀光莘女適鄭東佐崔昌杰餘幼內外曾孫摠數十  
人公資稟純正志氣剛直以忠信孝悌爲立身之本  
以謙恭謹慎爲操心之基踐履篤實樹立牢固有貞  
介清潔之操而超脫塵累有敦厚醇懿之行而動遵  
繩墨是公得之天賦而所養深厚矣其事親也以愉  
色婉容先意承順極其誠敬無少違忤每雞鳴而起

問寢戶外朝夕必侍食甘旨之供無有乏絕與羣兒  
處友愛甚篤而湛樂之暇常以道義相講磨收恤宗  
族曲有恩義周其困急若將不及教子弟以義方御  
僕隸以柔道若其慈詳惻怛濟人活物是公一生所  
存平居必冠帶晨謁家廟雖風雨不廢到老如一日  
恆居不與婦人處靜對几案看閱書冊終日無倦色  
家甚清寒其於奉先之節必竭力盡誠祠堂祭器墓  
道石物皆自營辦無憾於心年既耆艾語及先親輒  
哀慕至遇講辰益悲慟如袒括時祭祀致其蠲潔雖  
隆寒必澡浴滌濯具修必親監視時新之物不薦不



食四時必上墓祭祀之節一遵古禮著祭式以遺子孫又戒之曰人家興廢專在於祭祀豈有不謹祭祀而能享其福者耶爾其念之雅尚儉素不樂芬華所着只布衣蒲薦綿衾之外無他長物朝晡槃楪惟蔬菜數器而已酒戶素寬而未嘗崇飲遇客輒命酌酣暢雖醉不及亂不好聲色不畜姬侍不為皎厲崖異之行不為媵媵歡散之事尤謹於辭受一芥不以取諸人雖親舊饋遺非其義則不受自治甚嚴而樂易多恕不言人之過不責備於人見人不善則若將浼已然諄諄誨責使自悔以故人皆敬憚亦不為怨其

與人接絕去邊幅無親疎貴賤一以誠悃言笑款款間以諧謔至於是非淑慝之下則裁以義理一刀割斷凜乎有不可犯者素慷慨有大志以名節自砥礪氣岸抗爽不與世俯仰言語激昂無所撓屈嚶嚶然常慕古人之志讀書至於忠臣孝子之為君親捐命處則必嗚咽不成聲至於流涕雖處於邱樊每聞朝政失宐民生受困則憂憤悲咤彌日不已人皆以是知公非果於忘世下酉一疏亦足以見公守經之正義憂國之深誠矣性好恬靜不與人交遊足跡不入官府雖親舊家亦不往來閉門却掃惟以圖書



自娛於庭除手植花卉日吟哦其間以藜杖芒鞋徜徉於阡陌襟懷灑落淡然無累優遊自適不知老之將至座隅揭風松寒竹四大字常寓目其有犂然會於心而人不知也天才超卓識見明透無所師承而自有解悟經書子史毋不淹貫其授如誦己言至於註解無一遺忘發揮奧旨開牖羣蒙蓋其平日以經術爲終身工夫其體於身而驗於心者深矣惟其不喜世人徒竊虛名以道學自居故藏耀戢彩不求人知而其於接物行事之際自有所不掩者矣爲詩文不蹈前人塗轍格古響亮自成一家之則至於科場

程式之文亦以精麗膾炙於世人多取則焉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同郡章甫嘗慕先府君行義欲立祠俎豆之公承先府君謙挹之志極力沮止蓋公意有所在而此亦人所難能也本邑有文獻書院院儒來請院長公牢拒不許至於兩湖多士遊學於壺山之竹林者亦如文獻院儒之爲而強請不已公辭以疾不見公之謙德於此可見公幼時讀青蓮詩至瓊草隱幽谷之句心甚好之取其意自號瓊谷蓋公遜世之志已兆於髫鬣之歲矣及其業就名成卽修初服終老田園扁其堂曰遂初此公所以不負素志而以



公之才之德之養不得展蘊於當世豈非世道汚隆之所關耶 噫兩朝恩眷既隆且重而公之所操翁往彌堅砥柱頽波屹然卓立風聲所及人紀賴以不墜公之道雖關於一時其光于後者將百世而不泯矣嘗勸課奴僕勤治農業人或有以暮年勞心爲言公曰農者民之本也民不力穡食將安由况衣服之資棗盛之供皆由此出其有羨餘亦可以贖鄉黨宗族之窮乏庸何傷乎書學規付諸壁以勉戒諸子孫曰敦孝悌勤學業言忠信行篤敬毋欺誣鬪爭毋浪遊會飲又戒曰所貴乎人者學問學問無他孝悌而

已又曰孝者百行之源人而不孝與禽獸奚異小學書論爲人之道而節目甚詳可終身誦而行之又曰凡諸處事必求其一箇是字須要到十分是處若落在第二義則便是不是又戒其從子瑤書曰君子之道修身爲大大學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卽其要訣而原其自守之實本於無自欺三字汝能戒懼於不覩不聞用力於幽暗細微則爲學之道斯過半矣又曰汝以孝悌爲基勤儉爲本毋恃門閥毋挾兄弟毋貽父母羞觀其數語餘可以推知矣嘗以諸弟爵位隆顯爲之憂懼曰吾家兄弟一室之內貂緋煥爛盈盛



已極此皆祖先積德之致亦由家庭教導之勤惟當  
一心兢惕克遵先志而已又嘗謂不肖等曰吾性不  
好華美亦未嘗從宦歿後襲斂用儒服葬祭從簡以  
副我履素之志至是遵遺命以嘗所服浚衣幅巾用  
之又戒不肖孤曰汝有固滯之病吾甚憫之又曰汝  
官雖微尚有職守奉公惟勤律己且嚴夙夜戒懼毋  
墜我家聲此不肖孤服膺不敢忘而持身無狀得罪  
于 朝廷遠適南荒久違定省逮其宥還苟隨微祿  
從宦於百里之外不得侍湯藥保護盡誠且緣積惡  
在躬見忤神天未獲冥祐竟遭此罔極之變五情崩

割直欲無生公之平日言行可紀甚夥而不肖孤顛  
蒙無所知識聞見又有所不逮重以喪威震薄之餘  
神精荒迷不能記述其一二况公之自銘曰慎無求  
浮辭諛我墓追念遺訓益切感隕豈敢爲溢美之言  
以犯古人非其親之戒又以負先公遺志於地下耶  
謹敘其懿德純行之著見人耳目者敢告諸執事以  
徼一言之惠惟執事諒察而財擇焉

墓誌

惟我安東之權肇自高麗太師諱幸奕世簪纓爲東  
方大姓逮我 朝有陽村諱近以道學文章益大以



光於公爲九代祖高祖諱擘禮曹參議號習齋曾祖  
諱鞠松禾縣監 贈左承旨祖諱任隱德不仕 贈  
戶曹判書幽後於仲父諱翰主簿 贈吏曹參判號草  
樓子考諱讓司憲府執義 贈吏曹判書妣 贈貞  
夫人南陽洪氏諱思道之女以 孝廟辛卯六月九  
日生公公諱朴字怡叔生有異質文藝夙成弱冠已  
發解華間彌彰而見世道日喪無意進取廢公車者  
屢年辛酉始登司馬兩試己巳擢文科隸槐院甲戌  
改紀選拜 侍講院說書旋又薦入翰苑公以赴己  
巳 殿試事引咎俱不就大臣陳白變通陞六自茲

以後連有 除命而輒辭不赴騎省則佐郎憲府則  
持平掌令執義薇垣則正言司諫 春坊則文學輔  
德玉署則副修撰修撰副校理校理副應教應教或  
二或三或六或七多或至於十拜而常帶三字銜丙申因  
筵臣奏特陞通政拜工曹參議大司諫副提學同  
副承旨乙巳 筵臣又言公節行宜褒陞嘉善拜兵  
曹參判漢城右尹弘文館提學禮曹參判大司憲此  
公之官歷也公資稟高潔早有遐遜之志當己巳釋  
褐之初適有 瑤華之變公新自鄉來未詳其事端  
不免隨衆應試以此愧恨遂不應榜引義自靖絕意



仕宦前後 除拜莫非清顯極選而固守東岡一不  
應 命以遂初扁其堂卒終老於邱園臺官嘗論劾  
已已一榻而獨於公分疏 廷臣亦以公苦心清節  
交口請褒此可見公議之不泯而公之進退顧不關  
於風教耶公誠孝曲於天植事親極其愛敬問寢視  
膳之節無愧古人侍疾居憂之際一致其誠禮年至  
耆艾而晨興必廟謁時雖隆寒而宿齋必澡浴每遇  
先忌哀慕如初親視釀豆靡不蠲潔家素清寒性又  
儉約服布素茹蔬糲晏如也而事繫奉先竭力經紀  
無憾於心與羣弟處友愛甚篤而必以行誼相勗教

子孫嚴而有法遵先考遺教朔望會子姪講小學家  
禮書學規揭壁勉以飾躬劬學之方尤謹於辭受一  
芥不以取諸人雖親舊饋遺非其義則不受屏居四  
十餘年足不入官府閉門却掃徒以圖書自娛於經  
史子書無不淹貫通透不資師承自有默契於心者  
其見識之高造詣之深足以任斯文牖後學而病世  
之人徒竊虛名韜光鏘彩未嘗以道學自居只與園  
翁野叟徜徉自適而已平居樂易不為皎厲之行而  
內實剛果確然有不可奪者襟懷洞澈絕去畦畛而  
於制事應物之際惟以一箇是字為準的終能樹風



先南塘韓先生

泉泉遠世道東塘為既及世教各分門戶自

主趨向我是南小捨南從我同室在鬼成寧幻眩爭莫知耶

耳目氣喘滔天戴看泥溺套鷓鴣南諸先生之道到此莫長矣公以高明受資擬拾

家庭擇焉精詳不居為南我是非不取乎自

主門路戶閉力下惟欲力致力於宋書宋書暨塘易

遺文深究指義得文章成就有夙而逮夫樞衣於苦寒寒

生出入吾伯父枕最先生席確定趨向門路正大諸先生之

道歎公而不陞偉歎感哉弟得自成章前獲暖容光

而恨獨夫昨也遠不能隔承海久幸接一舍近得侍

甚喜海我諄視我以躬我不能以見事之

自顧所中亦不能勝常教尊之可而自負其喜者天假

公教我以卒今言已矣遠南永悌痛矣痛矣孰知我

痛孰知我此難天者天喪斯文而此歎吾儕無福而此即向誰談

吾所寬嗚呼仕為食而辭尊居卑公所不得已也有文山之心

而勢不可行全公之素定我抱聖聖之書使人正門路不陞遷

教為己任若終身焉大有功於世道則以勝勝十萬金為去於

天不悔禍世變屬生所謂士君子者難容於世則誠慷慨志空

之憂憤成性遠也長也而其覺來學何苦強銷仙化尤不禁

吾人傷四而開勉而前既沒公今辭世痛矣一將若之何

一二抱穎憤多有成就之聖能繼餘韻不替亦辭歎

今焉荒獲數是欲伸我情度格淺滅



聲柱頹波者夫豈無所本而然哉為詩文亦精麗典  
雅而常自晦不喜著述本邑章甫慕先考德義欲立  
祠殿享公追先志而亦止之兩湖請公長儒院而辭  
不受斯亦可見公謙德之一二此公之行誼也公之  
病篤因大臣陳達 命賜藥物又送掖隸 賜以時  
筵俱 異數也以丙子五月十四日考終于家享年  
七十六訃未及聞 上覽都憲望單 下教悼傷例  
賻之外令本道助葬需仍 命變品 贈職遂 贈  
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帶如例後又因儒臣 筵白  
特 命贈諡 聖朝褒尚之恩隱卒之典至矣初以

山運不吉權窆于舒川金丹洞先山之內負良之原  
於戊申四月二十七日移厝于坐壬之岡與前夫人  
墓同壙前夫人晉州蘇氏觀察使斗山之女淑哲端  
莊媿美夫子訓子女御婢僕咸有法度喜施與恤窮  
獨無所慳惜生於庚寅十一月十三日卒於丁丑四  
月初三日壽四十八視公秩 贈貞夫人生三男一  
女男膺縣監次鬻早夭次耆叅奉女適尹東衡文科  
應教後夫人完山李氏進士聖元之女生一男二女  
男鬻女適元景淳李奎恆膺生三男五女男曰擢曰  
擴生員曰攝女適尹尚遜金漢吉李思質金恆魯宋



載三者有三男一女男曰揜揜餘幼尹東衡有二男  
三女男曰光摯曰光莘武科府使女適鄭東佐崔昌  
杰李息濟習及元景淳妻早幼無後李奎恆有一男  
幼內外曾孫揜數十人此公之子姓也嗚呼棣華零  
盡鴈影單隻俛仰人世獨抱孔懷之痛公之嗣子磨  
類公狀屬幽道之文於少弟弟固不嫻於辭其於不  
朽之托豈敢妄爲泚筆而後死之責舍此無以自効  
遂忘其僭猥謹此採摭爲文而公之事行可記者多  
矣或恐其近煩而有違公雅志只書槩略繼之以銘  
曰

明道有弟文以誌隧人不謂溢道實無愧繁公卓節  
表揚名義以茲詔後疇或有所鑒公平生惟一是一字  
飴藥獨甘蹈刃可比風聲所洎百世仰止我言非私  
其尚勿毀

崇禎紀元後百五年壬子仲夏家弟正憲大夫議政  
府左叅贊懌謹誌

謚狀

公諱忭字怡叔安東人安東之權自太師幸以後曷  
熾蕃衍爲東方巨族有諱摩叅議號習齋詩集行于  
世其子勣縣監 贈承旨翰主簿 贈叅判號草樓



亦能詩與弟石洲鐸俱負藝苑名承旨子佺不仕  
贈判書禹後叅判佺之子諱讓執義 贈判書卽公  
之考也娶南陽洪思道女以 孝廟辛卯六月九日  
生公公承家世文獻之傳聰慧夙悟句語多驚人未  
弱冠中發解華聞彌成見世道日喪徘徊鄉社無意  
進取辛酉始登司馬兩試己巳擢文科時 上將廢  
中宮舉國波沸公新自鄉來未詳事端不免隨衆  
入試既出悔恨切骨遂不應榜直還韓山丙舍杜門  
屏居以罪人自處及 長秋復正 朝廷旋用守正諸  
臣以公末後處義非他人所及選拜 侍講院說書

下書召之公上疏引過自責終不就不佞時叅翰掖  
謂秉筆之選捨此人不可首薦之公不應講自就岸  
獄者三竟奪職歸翌年丁外艱卒喪又再就獄大臣  
知公意堅白 上曰怵所守可尚雷之徒碍史局宐  
陞遷而許其新薦 上從之遂拜兵曹佐郎自後屢  
拜三司 春坊 召命游下而終不起蓋公所濺引  
爲罪者如此而時臺官劾一榜人獨分析公於是公  
之心事大白而公議亦可見矣先時壬辰設庭試科  
後人言甚多其中數人事露見拔公子以目見可疑  
之迹語人至丙申羣小秉柄欲翻科案以爲其黨至



拿鷹迫問之鷹持前言不變遂加酷刑將因此網打  
異已 上燭其奸黜其人放鷹修撰朴師益仍上疏  
揚公恬退之節請加崇獎以警衰俗 上嘉納之持  
平李挺周又疏訟鷹寃且言權忤之子宐十世宥之  
上答曰權忤苦心清節予亦嘉之豈其子甘心欺  
君其寃可知無何 特陞工曹叅議至今 上已巳  
筵臣李箕鎮引 肅廟恩獎以爲忤自廢四十年  
年亦望八已是可貴其所退遜實有關於名義風教  
宐施褒賞 上曰每於政目見其姓名而不識其爲  
人今聞儒臣言 肅廟恩獎既如此年又近八十特

爲加資左相閔鎮遠繼白其本末尤詳 上益嘉之  
思欲一見 答公疏曰頃聞大臣之言深歎卿勁直  
自守之志其所自畫乃所以明心節予豈可奪卿一生  
所守卿既出身而卽今所帶不過軍銜一番登朝則  
他日歸拜 兩朝亦有辭矣予欲一見卿面從卿所  
守之志卿須體量其卽上來公再辭不赴以勤 聖  
學堅 聖志恢言路正官方等語及於疏末 答曰  
予豈不能伸卿之心以礪百世名節欲致以軍銜予  
意可見陳戒之語誠甚切至深用感歎可不體念焉  
後公病篤大臣白之 命賜藥物送掖隸以問又



賜時筵異數如此公前後拜正言持平文學知製  
教副修撰修撰副校理校理掌令執義司諫輔德副  
應教應教大司諫副提學吏曹參議承旨兵禮曹參  
判右尹兼弘文提學大司憲或至再三多或寸拜而  
皆不應 命丙午五月十四日卒于家享年七十有  
六 上驚悼 下教曰予知權忤所守之難變雖未  
能強迫浚歎其志槩今聞其卒傷惻曷喻致賻等事  
卽爲舉行喪葬之需亦令本道別爲顧助 又教銓  
曹變品 贈職是日遂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  
知 經筵義禁府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

學知春秋館成均館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 世子  
左賓客其後 筵臣金龍慶言公節行宐 賜美諡  
職雖未準前亦有例諸臣同辭以請 上曰特命贈  
職蓋遵 先朝褒尚之意其在風動一世之道豈惜  
易名於斯人既有前例特爲賜諡 又遣禮官致祭  
哀榮備極一時輦歎葬于舒川金丹里公再娶監司  
蘇斗山進士李聖元女生三男二女縣監應參奉耆  
叅議尹東衡妻蘇幽習校理元景淳生員李奎恆妻  
李幽諸孫擢擴攝長出揔摠捷仲出餘並幼女皆嫁  
士人公事親孝問寢視膳之節一遵古禮執喪哀憾



甚後遇諱日悲慕如初晨起必謁廟至老不廢祭祀  
致蠲潔必親視供具事係奉先靡不曲盡謂子孫曰  
未有不謹於此而能受祉者爾曹念之友愛諸弟以  
行義相飭厲諸弟皆能成立知名當世世皆歸美於  
公性恬厚謙慎不爲皎厲崖異之行而其中絕介特  
剛果確然有不可撓者用能辦得大節樹立風聲以  
表揭於來後夫豈無所本而然哉噫其偉矣蓋公雖  
無師友麗澤之益資稟純懿志尚超卓既內行克修  
衆美兼該而又探討經訓自有沉浸醲郁之効晚歲  
以敦孝悌勤學業申戒子姪尤以無自欺爲三字符

公之所常服應而着工者於此可見顧公尚綱韜彩  
人不能深知也公少讀青蓮詩至瓊草隱幽谷之句  
心好之仍自號瓊谷蓋其遯世之志已定於少日矣  
家居積久若無意於世而每聞 朝政失安民生受害  
憂憤悲咤彌日不已至於是非淑慝之辨一以義裁  
之素慷慨激仰讀書至忠臣孝子爲君親捨命輒嗚  
咽流涕見不善若將挽己人頗憚之然樂易多恕口  
不言人過不求備於人不喜聲色不樂交遊謹於辭  
受安於儉約常以聲聞幽世爲戒詩文俱古雅而常  
自晦先執義公中年勇退不跡於 朝章甫慕之欲



立祠以享公力止之兩湖多士請公長儒院拒不受  
據其一二他可類推也嗚呼世際衰叔人心先壞漠  
然不知名節義理之爲何事而惟逐逐以趨榮鬻利  
爲務舉世滔滔橫流莫返若公者豈非所謂衆卉之  
孤蘭羣雞之一鶴也耶卽九原可作微公吾誰與歸  
謹以是請諡于 朝

崇禎甲申後八十二年丙午月日大匡輔國崇祿大  
夫領中樞府事陶谷李宐顯謹撰

文貞公諡詰檀小識

遂初堂己巳名節夫孰不知方其處 母之日日月

晦矣彘倫數矣世無扶綱於旣頹之後人無葆貞於  
方危之際而公能忠憤激慨不應已試之榜其堂堂  
之義凜凜之節雖與朴定齋吳李諸賢易地而處必  
不辭其一死之凌卓乎先生之危節直可質諸神而  
無愧互萬古而不頗爲今日東國臣子者疇不起敬  
而興傷也惟公之前後清顯品秩崇卑特其餘事耳  
無足表揚第 先朝特賜以苦心清節四字之褒此  
非獨爲榮於先生實亦有光於 聖德豈不爲我大  
東千古之幸歟洪惟我 當宁殿下體 先朝獎忠  
之德意悼其卒而厚其賻又重以變其品而 贈其諡



其日卽 崇禎之紀元後再丙午月日也謚曰文貞  
先生學問名節槩可表而著之豈但爲公後孫私門  
之幸而已耶丙午越卅四年九月壬申公之曾孫禎  
始請 恩誥安寶於 親臨大政之日蓋公之家非  
徒寒素公之子若孫喪故連仍歷三世而乃行謚禮  
可勝悲哉今襪以白衣受謚吁亦惜哉 上於政席  
覽誥紙之紅 命以取來置諸香案歎其行謚之大  
遲至曰某年 賜謚書今年月且賓客兼帶似用其  
時之銜而在今則左矣 聖聰之記有年月兼銜違時  
有足以仰 聖人之至神至明而所可惜者左右無

一人警咳其事實者尤亦悲夫 上猶記公之家在  
韓山公雖不出於世 上之思其賢而不忘其家亦  
足以仰撝惜乎 筵臣不能因 聖心之藹然導達之  
謾說其財力之不逮而不恤其肖孫之殘微終使名  
賢 恩誥青衿受行曷勝志士之恨惜哉 教旨之  
末 御墨傾瀉 上手以按之曰墨汗雖久墨是  
御墨顧何傷乎噫 恩旨之獲經 御手寶墨之留  
漬紙端蓋亦不偶而可作公家百世之至寶今豈無  
記其實而垂之後乎今禎奉其誥而櫝而藏之鐫其  
面而錄其蹟要愚一言蓋其意不以人取之節義孫



之請文於余其亦以先之故何敢辭也謹以識之

崇禎紀元後再已卯季秋辛酉後三日資憲大夫刑

曹判書兼知 經筵春秋館事首陽吳彥儒識

丙午十一月 賜諡後 賜祭文 是歲五月十四日公卒

太常議諡備三望

文憲

文貞 勤學好問曰文 自守本藁一云守節 清白自守曰貞 未詳故并存之

文孝

上遣禮判致祭文文有曰

歷觀退士歸潔其身恬能知足介或遺塵進退之正

孰如我卿扶紀義截立懦風清卿世蟬聯卿姿粹確

操躬內飭孝友翼翼輔以詞翰絺繡珮璜自在羈貫

厲志高揚往者屠維羣陰閉塞 坤極一搖區域震

簿 王庭賓士適際其時事機倉卒卿未及知隨衆

旅進策名榜中退而咋指如無所容卿泣而言茲惟

失義雖非素志不可以諉歸屏賦畝庶幾補息草衣

木食負罪引慝熙朝運泰衆賢來儀薦之史垣處以

經帷卿屹不轉我心非石 寧考知卿 天獎炳若

命擢璫資恩召相望守義自靖非爲果忘兄弟聯翩

金貂有煒卿懼其榮誨勵疊疊爾公爾忠圖報萬一



我退於野塵剗酬佛我麻芘芘我稼油油我琴我書  
聊以優遊逮予嗣服聞風眷嚮進掌文苑旋授憲長  
豈直爲卿 先朝之思意在褒嘉非爵祿縻誠心願  
致屢形 絲綸卿時告憊辭牘再陳勉諭方切哀訃  
遽傳感念耆德予涕爲漣贈秩易名思禮摯隆雖詢  
僉議寔由于衷論卿終始所樹卓爾既立其大衆美  
兼萃楊津家法原博經術點垢不汗嚼然而沒胡不  
百年爲世矜式猶有流風竹垂千億侔官設奠儀遵  
故常靈其不遠尚舉茲觴

右 英廟朝

英廟辛巳四月延諡後

賜祭文

公曾孫校  
理榘延諡

崇禎紀元後乙未二月二十七日

國王遣臣韓山郡守洪配漢諭祭于故文貞公權柅  
之靈嗚呼惟卿萬古忠節豈予之臣仰逮于 昔一

自殿試其帽不着四字

四字即昔  
心清節

褒嘉可垂千百

特命賜諡乃在嗣服其雖然矣致祭尚闕何表予心  
曷勝嗟惜今見卿孫予懷何抑瞻彼韓山命官替酌  
忠靈其昧感予歆格



遂初堂先生集卷之終

淵西遺稿

呈金林川喬根晬席

專城寵祿養生全 聖主恩深六十年  
琴瑟中堂君子老 簪纓華閥孝孫傳  
春風吹髮烏紗帽 官酒留人翠錦筵  
聯道舊僚傾蓋日 洛陽物色正依然

彩石江

南氣秀麗半落天 粧占奇面白鷗邊  
楓留壁面歸蘇子 石老江心去謫仙  
齊物自生皆地理 化翁不造即天然  
逢人莫說蓬萊事 恐繫秦王採藥船

竹浦小寒食卽事



寒食東風杜宇聲江潭一夜夢初醒天邊遠岫隱齊  
棹海外輕檣自漢城網得白魚豐午竈坐茵芳草勝  
高亭登臨正有鞭龍意即欲飄衣向太清

奉別金友

日淵歸寓堤川

聞君今上鎮江舟潮氣初生十里秋脉脉無言還把  
袂遙遙難別更登邱生前只恨音容隔去後應餘肝  
膽畱他日相逢只有夢臨行莫說道途脩

崇禎山

青山無語亦無聲影入東流日夜鳴若得著書殷史  
記並高當世首陽名

次完判金

其

南至韻三首

老矣吾年不復強相隨未得到君傍居民自樂分花  
卉 聖祖穆臨舊梓桑座上清談歸肉味樽前和氣  
勝春芳詩壇立幟誰先最夢繞南樓一夜牀

海氣連天雪意豪朔吹穿匣利於刀杯空昔泛長筵  
菊花已前春每憶桃煙渚病情爲世棄詩場敵手問  
誰高今遊知是昇平會多謝諸君 聖后遭  
城南暮笛轉爲商酒煖層樓雪壓楊一線綺丹纖手  
鳳千金裘白半肩羊吾如老竹形因瘦君似芳蓮臭  
已香別後試看相送處江關路斷鴈聲長



上元月

日之三五月之元迎月東廂坐送昏萬里來時聲臭  
沒一天到處體形存窓櫺寒廣姮娥睡林木通明鬼  
魅奔宇宙徘徊清界立但聞鳴鶴半空翻

次申上舍

秉

韻寄楸洞李友

早起寅天坐到申憶君浚契晚來親南遊短褐悲歌  
趙西入寒簷落日秦東櫓平生鳴以翰歐公當世見  
於人丁丁溪畔相思樹風雨聲中已半春

次緘字慰申上舍

秉

華陽一啓故人緘中有鏗珞白玉談何以脫羈遊翼

北依然擊筑和燕南春風塘柳愁千萬落日山樵闕  
數三不若早謝城市客滄洲曲曲盡看撥

次鄭生斜字

挾水村邊楊柳斜漁翁嗜酒日來賒白蘋深底魚兒  
路綠蒲中央鴨子家昨夜渾忘經畝雨今朝忽見滿  
堤花釣磯相近漂衣石蓮葉青青恨共遮

贈岱山友人

一代詞名問幾人岱山司馬自豪雄筆峯巉刻騰蛟  
勢詩壘崢嶸泣鬼工半世去遊東洋食暮齡歸臥北  
軒風當時王佐周師尚八十年前一釣翁



舟中

策驢來到白鷗濱衣帶飄然濯世塵江叟告潮情甚  
款店婆勸酒俗猶仁遇風卽地魚龍窟奮棹同心楚  
越人下陸相看舟子謝贈之無物束裝貧

甲日感懷

此日我生此日衰我今六十年前兒天然口出孩提  
哭却憶當時在乳時

夕照

莽莽流光勢下山齊公去後淚人間青春不是自家  
物須取東邊影子看

漁歌

蘆花白白水清清十里山迴曲似城知在此間遺世  
者漁歌唱送數三聲

園鋤說示諸兒

其禾惟莠惡日鋤搗心長毋謂翁言老尚加爾力強  
失時寧刈穫不耨柰蕪荒去穢能如此心田賴且康

次華村歲除韻

更籌催夜惜分毫守歲深居草閣高寂寂人情長立  
佛忽忽年矢不留濤青衣兒坐觀羲曆白首翁還讀  
楚騷竹葉灘來蔥味足醉行何必左持螯



上元

望月還蘇初月纖茅堂坐久習觀瞻風盤磨蟻星霜  
換旗店逢人故舊廉千井稻禾幾處祝一天雨露萬  
家沾農人相告方春至殘雪霏微尚不嚴

詠碁

手高枰闊晴雷雄鷲下賜樓點點同不教爛柯傳世  
曰爲消長日上仙宮逐雲飛馬憑凌客死地生門領  
略翁誰道奕之爲技小專心養性在其中

人日

七日陰晴驗吉凶今年七日暖春同庭梅已報三陽

節野麥先占四月豐青犢出欄朝霽雪黃雞上樹午  
無風投書僂作耕田老負暄何由護聖躬

述懷

獨尋尚友拭青眸萬讀離騷日月悠死藏畢君大獲  
下生居嚴千古灘頭息交流水高調斷無敵殘碁小  
榼收欲見淵翁留世跡老松枝上鶴千秋

次白彝齋詩

迷向東儒弁馬餘賴誰傳得宋賢書讀詩儼若瞻公  
像不愧當年弊屋疎

送族姪判官

思詰歸洛



離筵進酒卷鄉鄰一曲驪駒悵送人田里雖勤繩祖  
業江湖難臥獻君身華城落日停驂路錦水秋風  
聽鴈晨後會不知何日在亭頭佇立望行塵

代人答廣州金士人

抱得鳴琴秋日暮開緘顛倒故人詩一頭已遜慚三  
友兩地相分合幾時斷壑楓深人獨倚空汀水落鴈  
來遲芭蕉疎雨梧桐月對酒那堪靜夜思

淵西八景

雨收山外夜淒清松炬圍郊作火城何處漁郎來捕  
蟹江歌半雜白鷗聲

右厚浦驪火

斷浦橫橋十尺餘人家高下背山居不知是處阿誰  
在但見朝煙出洞墟

右橋項朝烟

林外蒼峯霽色多危崑重處雜藤蘿本其壤土能高  
大坐屈西來浴日波

右霽峯落照

南關秋盡鴈初橫日暮江村獨掩荆十里蒼山人不  
見夕時惟有烽煙生

右咸羅夕烽

曲檻前頭滴翠濃入簾看作畫中峯此間知有禪家  
在雲外時聞下暮鍾

右五聖暮鍾

葉落長堤鷺下洲青山細雨暮歸舟海鹽江鮑來時  
載直向熊津水市頭

右熊浦歸帆



知爾漁翁避世羅江潭間適問如何荻花淡處烟波  
夕收釣歸來雨一蓑  
右月潭釣叟  
屋角繭鳴午日長野謳田鼓不相忘數三編戶人皆  
孝終是勤勞養爺孃  
右堤壆農歌

落齒

覓齒年來大半非追思強壯已無幾相須曾與辛甘  
飽一失從知次第稀命拔雖緣曾苦痛遂收還感未  
全歸却疎熊掌看雞肋得免曹公肉食譏

花村醉席

季弟  
濟道

金丹病世世難醫壽豈人人必可期生日重回誰賜

日少時何及已衰時水雲往事寬為酒漁釣高風勉  
以詩從此永君來歲月麻姑籌折海桑枝

答申上舍

秉

示華村醉席詩

數曲漁歌日暮回少年行樂且休哉故人不到幽無  
輿阿弟相思悵飲杯白首窮廬多志士青雲要道盡  
英才君看舊日繁華處草沒年年王謝臺

夜坐

似是金人似是仙璇風琅月照清筵空牀只有崇禎  
曆誰識當今有仲連

自述



語到窮愁因廢詩，傷人謂我不宜時。命多白過還堪笑，學墜青氈足可悲。尾已至今稱信行，蘇張何必用權奇。歸歟一曲桐江在，自濯吾纓禁者誰。

題天然亭

有祖考奉事公懸板

壓水樓前活潑魚，綠苔蒼蘚似圖書。文章板有先君蹟，風月人來後世裾。懸寺夜深更鼓下，孤城木落酒旗疎。南兒解得秋光好，慣唱蓮歌罷暮鋤。

題華湖堂晬席

小築茅堂堂有名，上巒蒼翠下流鳴。嘯歌長日消塵慮，榮辱平生淡夢情。遙想鬚眉應皓白，更聞神氣益

清明壽親孝子爲春酒致客華筵一郡傾

答華陽諸詠

枕泉聆鳥聽難交，靜裏草芽日漸苞。地不蓬瀛人自壽，堂非王謝燕猶巢。杯嫌鸚鵡斟行瓦，屋疏鴛鴦蓋用茅。一抹雲山曾負約，白頭還愧友人嘲。

呈瓦洞二首

馬顛車摧行者少，雪山寥落對寒扃。閒中鳥弄庭梅白，病裏蠹生汗簡青。傑句可堪傳樂府，訊書安得寄奴星。知君世上神仙半，何日金光報液靈。

日月其除不復回，浮生相別儘悠悠。寬懷快唱歌三



閔任性狂呼酒一杯歲去公然添我齒詩來獨也擅  
君才寒齋忽罷故人夢雪滿空庭月滿臺

除夕

炮鼈烹羊總富豪老人蠶桂臥林臯逢春不厭新生  
菜經歲多情舊着袍削楮金刀飛片雪煎茶石鼎聽  
鳴濤窮家歲饌曾何有對客無嫌薄薄醪

鏡湖八景

獨抱鳴琴向二夏坐看東嶺月初生豈無春夏冰輪  
好寂是江山雪夜情靜寂柴扉孤杵宿婆娑樹影半  
庭橫陳公已去景猶在能使騷人寒夢醒

右華山雪月

數曲權歌在水東斜陽歸路不謀同後橋乍隱青山  
缺前鼓先過白浪空海外滿包千種物天邊無恙一  
帆風江千罷市村烟起點點沙頭落暮鴻

右望浦歸帆

天外參青玉女峯峯人夜夜奏候烽地曾南國機關  
在典乃東邦肅慎容影倒江心疑月落烟生山肺曲  
雲重鳴泉洗酌因夏醉不覺初傳遠寺鍾

右玉女烽火

沙頭坐弄白鷗波晚景欺人冉冉過千載星霜流水



去萬家烟火夕陽多  
鴈歸林木啼殘日  
鴈老江湖夢半醒  
風物莫非圖畫處  
其於山外笛聲何

右龍頭落照

十里蒼山繞碧嵐  
連天水氣遠將含  
初如細霧偏迷北  
更作輕煙不辨南  
行客問橋疑舊道  
漁翁捲釣立平潭  
須臾峯出氛歸盡  
落葉空林下二三

右金馬朝嵐

水村嶂郭暮煙凝  
總失樓臺多少層  
野樹三分藏鎖盡  
江天一半截遮能  
歌長溪北知歸牧  
門掩山中欲上燈  
聚散幾時清更闊  
落霞殘靄但相仍

右竹林夕烟

平沙十里正看遙  
霜意蒼茫晏起朝  
漁繳唱歌歸浦葦  
虞羅貪物截江橋  
退飛雲末聲如斷  
橫落風前勢矜驕  
明月瀟湘秋一背  
主人髯髮已蕭蕭

右漢橋落鴈

樵兒兩兩出金堤  
楊柳歌傳笛裏啼  
誰作輕烟千樹織  
工沾細雨萬枝低  
青牛背上春將暮  
黃鳥聲中日欲西  
爲暢幽懷來植杖  
石鱗磨墨老根題

右長堤煙柳

贈桃



遊矣武陵岸誰知別有桃春隨漁子棹恨托道人臯  
眉數准柑橘絕勝完葡萄拾收遺野客嘗此禁霜毫

除夜有感

神冀開落見堯羹誰使天驕戲月令萬折東流滄海  
國大明新日是分明

奉賀蓉城老人回婚

李義立

琴瑟中堂君子偕醮筵重設節猶佳樽開挽鹿曾歸  
里禮復委禽舊步階世襲邵年先陰厚鄉推尊德遠  
方懷忝吾瓜葛寧無賀柰彼岳程白雪崖

歲除

借將酒力強登樓鴈逐年華沒遠洲人樂庶無勞疾  
病冬溫先啓蟄蜉蝣斗躔在卯迎來歲 壺位回庚  
祝萬秋自笑淵翁年八十涓附釣事未長休

六言

濯髮清溪一曲歸臥蓬廬閒眠空階鳥來拾蠹虛簷  
日長如年時向竹院觀物午占羲易玩天故人不到  
獨坐江村處處人煙



惟我五代祖文貞公釋褐之日  
適值

仁顯王后遜位之劫引義自廢以  
終壽考人孰不慕其行而仰其風  
哉卓異之節委源之學於屏位  
尹先生之身已著之矣小子何述  
焉遺稿之在於塾而為未刊行于



世者子孫之零替財力之難辦也  
也臣林淵臣公躋敏常念茲立為  
叔拾錙銖之激炎臣積累之大矣  
嗚呼不幸未純而卒公之胤思健  
善繼述志幸於今春入梓告功多  
先祖不斬之澤一可將維新於百  
世之後臣臣公積力之涸庶幾立

感於九原之下矣公且有詩為于第  
而象漾咸一以公之詩尾附於原  
集之末寔遵石洲集末附松庵  
送稿之例也屬余以識之有不敢表  
畧叙顛末不孝僭武  
歲己巳仲夏上浣從姪思儉謹識



